

迟子建



珍藏版

影记

河北教育出版社

红
罍
粟
丛
书

迟子建影记

迟子建影记

ISBN 7-5434-3196-3



9 787543 431966 >

珍藏版

红 婴 粟 丛 书

主编 铁凝

迟

子

建

影

记

河北教育出版社

红墨粟丛书·珍藏版

迟子建影记

迟子建 著

责任编辑 张永生

出 版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城乡街76号

发 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印 制 深圳当纳利旭口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6.875

版 次 1998年9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印 数 1000

书 号 ISBN7-5434-3196-3/1·351

定 价 88.00 元



迟子建

一九九五年，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召开之际，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一套由男作家王蒙主编的女作家作品系列丛书，

“女作家影记”序

名曰“红罍粟丛书”。该丛书一经面世便受到海内外众多读者的欢迎，并且在两年之内连续获得中国出版界两个奖项：第二届全国优秀妇女读物一等奖和第十届中国图书奖。

“红罍粟丛书”的重点策划人、河北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王亚民，也似乎由此而引发出诸多出书的新奇的点子，独到的灵感。比如这套“女作家影记”的出版，便是得助于“红罍粟”之后他又一个新奇独到的思路。

这套由九位女作家每人一册组成的“影记丛书”，是“红罍粟丛书”的第二系列。每册影记包括作家精心挑选出的一百余幅照片，以及由照片引发出的文字。这些文字，或诠释照片，或叙述往事，或抒发感慨，或思念亲友、师长……是照片引发了文字，而文字又丰富了帧帧照片这方寸之间的内涵。是照片引我们注视起写作之外我们自己的生活，亦使我们每个人对这本影记的写作比其他时刻的写作投入了更多的兴趣和情感。应该说，“影记”的形式并非前所未有的，特别在国际国内的演艺界，影视明星们推出华美、精致的“写真集”的早已不乏其人。但作家的影记与影视明星的写真集可能稍有不同：它既不是明星形象风采的汇集、展示，也不是摄影技巧和摄影艺术的竞赛表演。它侧重的是与作家的生活、阅历、写作、亲情、友谊相关的那些直观而真切图版：它不回避的甚至还有作家在某一瞬间稍显狼狈的、或者说简直不便于人的形象。这样的照片，因为平凡而质朴，也许更能引人怦然心动，读者会从中看到作为一个“人”的她，而不仅仅是作为一个“作家”的她。“女作家影记”的创意和写作宗旨便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完成的。有人说照片能够揭示灵魂，有人说照片能够摹

改灵魂。姑且不论照片对灵魂的揭示或者篡改，我只想有一点是定而无疑的：那便是当我们得知被拍照时，在瞬间与相机镜头的配合——以我们或幼稚、或刻意的方式。只因要配合的心情是真的，所以那被照片凝固了的瞬间，毕竟拥有着独属于它的某一种真实。

我常常觉得，一套丛书从策划到出版，与一个作家的一部书稿单独面对出版社是不同的，它需要几个重要环节的妥善衔接。首先是创意者意向的新鲜；其次它要靠出版社慷慨而热情的肯定，以及编辑们付出的诸多细致而琐碎的辛苦；然后它要求主编为此尽力；最重要的是它还必得有丛书的主角——作家们的积极响应。

面对出版在即的“女作家影记”，窃以为上述几个重要环节均已有了妥善的衔接。因此，第一我要感谢王亚民最初的美好创意；第二我要感谢河北教育出版社全体同仁从始至终的支持；第三我要感谢我的八位同行，她们对该丛书的积极响应和诚恳写作使这套书具有一种别样的意趣盎然的人情味儿。比方最年长的宗璞老师，她的“影记”是抱病完成的；比方远在福建的舒婷，由于担心邮寄遗失，去德国之前她亲自携书稿飞至北京，当面交与出版社编辑。其余诸位，我亦深知她们对这次创作的珍视。最后我也想感谢我自己：作为此次被出版社邀请的主编，我为我对这套书所尽的微小心意和努力感到愉快。

美国哲学家詹姆斯有句话叫做“伸向过去的欲望是人的基本经验”。“影记”的编撰唤起了我们“伸向过去的欲望”，我们或简单、或深奥的历史，就在这样的欲望里和这样的写作里沉浮了一回。当“影记”完成之时，书中的我们也已经是过去的我们。眼睁睁地看见了已经过去的过去，或许会使我们对当下和未来的生活生出更多一些的珍重之情。而那所有过去了的，都将变成亲切的怀恋。

铁凝

一九九七年六月八日

在我的影集中，泛黄的照片几乎没有，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家族的历史过于简短空泛，而是由于祖辈们太贫穷了，难得有机会

去照像馆正襟危坐一回，

时光也就那么阔步流逝

写在前面

了。偶尔留下的一两张照片，也都毁于搬家和水灾，这使得我对他们的追忆有种望风捕影的感觉。然而，比照片更为真实可信的，是我童年时所获得的一些记忆，他们在大地上劳作的身影，他们发怒的表情、高兴时的眼神以及谈起故乡时的那种惆怅。

我是逃荒人的后代，我一直把出生地看做我的故乡。我的周围生活着一群平凡而普通的亲朋好友，他们永远喜欢谈论的话题就是：天气、年景、生育、种植。他们穿着笨重的棉服在白雪覆盖的小屋里吃上豆、喝茶、抽劣质旱烟。当然，有时也聚成一团偎在火炉旁讲传奇故事。炉火映红了他们的脸。可惜如此真实朴素的生活场景却很少能有机会被相机拍摄下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遗憾。

面对某些照片时，我真正体味到了物是人非的沧桑感。比如祖父、外祖父和父亲，他们已经去另一个世界了，可他们身下的炕和背后的森林依然存在。炕还会有人去睡，而森林也还会接纳更青春的身影。而当我面对着自己的一幅幅照片时，我在想，现在出这样一本影记是否过于年轻了？阅历的贫乏大约会使某些章节不那么生动，但毕竟它是生活本真的写照。我还存了另一份私心，将来年事已高时，再翻阅自己的这本书，见到的完全是年轻时代的我，每一个笑靥，每一个忧郁的眼神，飘飞的乌黑的长发，

不乏矫饰的某种姿式，艳丽的服饰等等，一定会感慨万千。那时我也许会花着眼问后代们：那上面的姑娘是我吗？当我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也许会热泪盈眶，也许会淡淡付之一笑。于是，这本书对我的未来也有了某种意义。

今天圣诞节，天气寒冷极了。上帝选择冬天诞生，可见上帝是寒冷的。上帝是寒冷的，人间的寒冷便也比比皆是，所以人世间最动情的故事都发生在对温暖的追寻上。如果我的亲朋好友能从这本书中获得一丝温暖，那便是对我最大的安慰了。

迟子建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哈尔滨

我向来认为人的受孕带着一种神性色彩。生理卫生课上所学到的精子与卵子那种微妙相遇总是让我心生怀疑。因为那东西像泪滴一样柔软，像水珠一般晶莹剔透，像丝绸似的月光一样明滑，它们怎么能孕育出有着骨头的孩子？除非骨头也像血肉一样柔软。可骨头却是硬的，也许是大地尘埃铸造了人的骨头，因为我越来越觉得尘埃像金属的碎屑一样粗砺。

一个人未形成前大约就诞生了灵魂。这灵魂在天地间沉浮漫游，选择它所喜欢的女人做为自己萌芽的温床。

这帧黑白照片上的女人当年十八岁。她坐着一条古旧的船从黑龙江的上游顺流而下到呼玛参加一个广播学习班。她出发的那个地点叫漠河乡，现在有人称为北极村，是个山清水寂有半年多的时间被白雪覆盖的村落。她是漠河乡广播站的广播员。五十年代的广播事业同现在的电视一样令人眼红。她有着纯正的女中音，声音圆润甜美。那时她正在谈恋爱，这从她脸上温柔的表情可以看得出来。她很爱美，那优雅而浪漫的发式别出心裁，是她的纤纤巧手所为的。她不像其他姑娘让刘海齐齐密密地遮住额头，而是落下刘海的三分之二，让额头的右侧显露出来，大概她深知被云彩半掩的月亮才最美吧。她的那条搭配在制服里的纱巾我仔细看过，大约是白绸质地，上面印了竹子的图案。

这个十八岁的姑娘在那年的冬天乘着雪橇被一个男人娶走了。她就是我的妈妈李晓荣。我确信在她拍这张照片时我就认定她是我的母亲了。我跟着她逆流而上回到漠河乡，在码头的黄昏中看见了一个有着高大木刻楞房屋的村落，我确信这将成为我的诞生地。于是我的灵魂开始依附在她身上，可她对我这个淘气的小精灵颇为轻慢，并没有在婚后将我首先放入她馨香的爱床，她生下我姐姐三年后，这才把挥之不去的我接纳了，所以我在出生时难为和折磨了她一下，不是“顺生”，而是“逆生”，那时她



图 一：十八岁的母亲

民
的刘海一定被生我时所遭受的巨大疼痛而沁出的汗珠打湿。(图
一：十八岁的母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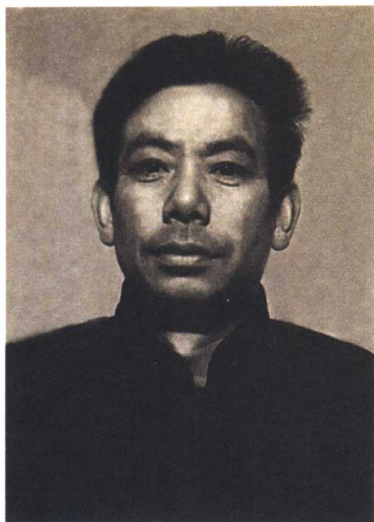
子
我的父亲叫迟泽凤，一九三七年出生于山东海阳县。兄弟三
人，他是长兄。同那个时代大部分的山东移民一样，祖父祖母在
他们年幼时带着他们出关，来到黑龙江的帽儿山乡。他们的目的
一定不是淘金，而是为了糊口，能吃饱饭大约是穷苦人家的最大
心愿。我祖母给大户人家洗衣服，祖父干一些其他零活维持生
计。父亲童年时放过牛、砍过柴，没有挨过大地主的皮鞭，却经
常遭受自己父亲皮鞭的抽打。这并不是由于他偷懒或做了坏事，
而是因为曾当过一段掌柜而落魄后的祖父流落他乡心生郁闷时
的一种排遣方式。三十年代的东北是伪满洲国的时代，我奶奶就
死在这个年代。据说是日本鬼子投下的一枚炮弹爆炸后吓破了
她的胆，从此后她就战战兢兢，一病不起，撒手人寰。我曾在二
叔家除夕夜的祖宗灵前见过祖母的照片，她宽大的额头，头发梳
得又光又亮，穿一件斜襟布衣，银盆似的圆脸，微微地倾下她那
建
双大大的眼睛，照片弥漫着一股安恬隐忍的气息。可惜她和祖父
的照片都被一九九一年塔河那场百年不遇的洪水给洗劫一空，
在这里我无法再现他们的风貌了。

祖母去世后，祖父无力独自拉扯三个儿子，于是把父亲送到了
了哈尔滨他的四弟家中。父亲在哈尔滨读了小学和中学，他的学
习成绩一直很好，而且有着良好的音乐禀赋，他准备毕业后报考
音乐学院。而父亲的四叔当时家境也不富裕，他在兆麟公园看大
彩
门，又多子多女，所以父亲在校时经常受到断炊的折磨和污辱。
那时他寄宿在学校，由家长来交每月微薄的伙食费，逢到月底，
经常是父亲提着空饭盒来到买饭的窗口时，伙夫就用勺子敲着
盆边说：“迟泽凤，停伙了！”父亲向我描述这一幕情景时眼睛
里泪光闪闪。

记
无钱继续求学，就在开发大兴安岭的那一年，父亲毅然决然

地报了名，事先没有同任何人商量。以致于他来到哈尔滨火车站即将北上时，四爷爷才从父亲的同学那听到消息，他们赶到火车站，四奶奶送给他一双七毛钱买的球鞋，而四爷爷脱下了当时穿在身上的唯一体面一些的中山装，我不敢设想那种送别场景。父亲做事干净利落，富有主见，他拒绝送别，把一切感伤都留给了自己。父亲离开哈尔滨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他与亲人的告别竟成了永诀。

父亲到大兴安岭后参加了放映队。他经常坐着雪橇带着放映机和拷贝在茫茫雪原中穿行。他热恋上了酒，同时在漠河乡热恋上了我的妈妈。可惜我没有这一时期父亲的照片。手中拥有的这张他已过了不惑之年，满面沧桑疲倦，额头上有被挤出的星星点点的红点，他经常头疼。但从中不难看出他青年时代的英俊倜傥。我父亲在与母亲恋爱时耍了个小小的滑头，他说他比母亲大两岁，而婚后又宣布大四岁，待到爷爷来到大兴安岭，彻底揭穿了他年龄的谜底，他属牛，生于一九三七年正月二十四，比母亲整整大六岁。也就是说，十八岁的妙龄母亲嫁给他时，他已经二十四岁了。我常常拿这个话题取笑他。（图二：不惑之年的父亲）



图二：不惑之年的父亲



图 三：八岁时在塔河

有谁能拥有一张真正的初来人间的照片呢？幸运的孩子所有的照片顶多不过是在哺乳期间光着屁股爬行的姿态，更多的是在百天或周岁的纪念日上体体面面地穿着衣裤，戴着肚肚兜的形象。女人在临产时四肢一定因为疼痛而不停地抽搐扭曲，我常常觉得那会组成受难的十字架形象。当一个成熟的婴儿的头颅冲出子宫，微微地向人间报告出他（她）欲来的消息时，分娩的女人叉开的双腿一定像两片湿润的绿叶一样鲜润可爱。双腿间欲出的婴儿的头颅，组成了这世上最圣洁的花朵图案，如果有谁能拍下这样的情景，一定能成为摄影界的杰作。

我出生前有一个小小的序曲，那就是母亲曾梦见过一颗星星扑到她怀里。民间有“梦星得贵子”的说法，而且我上面是个姐姐，父母料定我是个男孩。于是父亲事先杀了家里的一头不足百斤的黑猪，请朋友们来吃肉喝酒，提前庆贺我的到来。一九六四年正月十五的黄昏，我母亲有了生产的迹象，这是汉武帝的生日，俗称“元宵节”，也有人称为“灯节”，家家户户都要将莹白的冰灯点起来，将大红的灯笼高高挂起的时候，我嗓门很大地哭着来到一面土炕上，来到一个人烟稀少的冰雪世界。我猜想父母在辨明我的性别后一定大失所望，那口黑猪也是白白提前因我而送了命。

父亲给我取的大名叫迟子建，因为他喜欢读曹植的《洛神赋》：乳名迎灯。因为我降生的那一时刻一片昏暗，灯节的光焰还未闪耀出来。这个乳名一直令我喜欢。

我母亲说我幼时极其难看，一点也不招人喜欢，爱哭而不爱洁，她给我发明了一种肚肚兜，称它为“转兜”。也就是把一块圆形的布锁了边，中间挖一个洞，容得我将头钻进去。奶汁、唾液或鼻涕弄污了胸前的那一片时，就把它转到一侧，让干净的再回到我胸前，这样她能少洗几次肚肚兜。我怀疑盛夏时节我戴着转兜一定有成群的苍蝇跟着我飞翔。有一年冬天，我竟然胆大包

天地把屎拉在炕上，并且用手把它们涂抹到墙上，大约是想弄一幅壁画给他们开开眼界。回家后的母亲发现白墙上我的劣迹后气愤已极地将我抓起扔到门外，她以为我会被摔死，可我很快又哭着喘气了。

我幼时同父母一起去过十八站、三合站。在三合站的日子我一点记忆也没有。最后我们定居在永安，也称大固其固，未满六岁时我又被母亲给送回漠河乡，同姥爷姥姥生活在一起。我这张戴着红领巾的单人照摄于塔河，那时已经八岁，完完全全一个丑小鸭的样子，只是这时不戴“转兜”了。（图三：八岁时在塔河）

二十多年前大兴安岭的火车只修到塔河。所以若是想回漠河，夏天可以坐船，冬天只能乘长途汽车。船在我的心灵中向来是一件美好的事物。因为坐船悠闲而风光。婚后离开家乡的母亲几乎两三年就要回一趟老家，她通常是带着姐姐和弟弟去，我和父亲则留在家中。大约是六岁的夏季，母亲又决定回漠河了，这次她把我也带上了，我们乘坐长途汽车奔三合站去赶每周两次的客轮。我用胳膊挎着一只篮子，里面放着一只花母鸡，筐口用纱布缝上，只留一个小口给它送些粮食。母亲算计好了开船的日子，她想等长途车一到就带着我们姊妹三人直奔车站，这样可以省去在三合站中转时的食宿费。然而偏偏不巧的是长途车中途坏了，修车耽搁了不少时间，等它驶向船站时，船已经启航，慢悠悠地离开岸边。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它朝我们的目的地而去，而要去的我们却被抛在岸边。母亲为此哭肿了眼睛，带着我们住进一家便宜的客栈。我还记得那是上下两层的木板通铺，向上竖着一个梯子。母亲给我们的菜是一罐豆腐乳，我经常爬到上铺用手指头偷着抠它来吃。母亲说我贪吃的毛病从她喂我奶时就发现了，我总是把肚子吃得跟满月一样圆，然后承受不住地吐奶。

三合站是我有记忆的开始，我记得终于盼来的那艘船是白色的，当时刚下过一场雨，上